

臺灣文獻叢刊 第一輯

臺灣紀略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九種

澎湖紀略

胡建偉

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

臺灣文獻叢刊 第一輯

本書影印

謹向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致謝

錢序

由廈門海道七百二十里至臺灣，而澎湖扼其衝。澎湖四面踞海，無所不通；在臺灣之西，凡五十五嶼。嶼有居民，設文武官副將、通判治之，遙屬臺灣。蓋其地錯出海面，盤踞無幾，而據海道之咽喉，與金、廈二門遙相犄角，實形勢之最也。往年王師平鄭逆及朱一貴之亂，皆駐跡於此。而時既昇平，海疆富庶，官賈臺灣者相望；往來之艘，皆泊澎湖。其水道曲折、風潮、占候及民俗、土宜、政事、沿革，宜皆有書。向時附見臺灣志中，舉大意而已，未能詳也。

今通判三水胡君示余所著「澎湖紀略」一書，余讀而深嘉之。蓋近日所傳「星槎勝覽」、「瀛涯雜志」，言海事者類皆搜尋怪異，不切民生日用。至內地郡縣之志，所陳多民事矣；而時因仍吏牘諛語，猥雜無紀，或取辦衆手，前後乖舛者有之。是書提綱挈目，部署編次，悉中條理。而天時、地利、氣候不齊，一一圖注，取海道者，時有資焉。至於述民生之勤苦、敍王化之漸深，咨嗟咏嘆之意見於言外，所以宜上德而達下情，固爲吏之道宜爾，亦文字之勝概也。

歲庚午，余奉命巡視臺灣，由澎抵臺，道途所歷，閱是書一一如在目前。時方兼督

學政，歷試四縣，頗異臺處海外而士多秀出，其能文者有中土風，獨澎湖無聞焉。今書述澎湖士入學者至十餘人，則知國家文教久而益昌。我皇上壽考作人之化，無遠弗屆，無微不燭，宇內淪浹矣。夫事有舉一隅而可以見全體者，此類是也。余與胡君同官斯土，雖職有崇卑，而事惟一致。每念承流宣化，責任重鉅，自顧恒慄慄焉。惟以欣逢聖時，民安物阜，中外同風，一切張弛俱稟皇靈以從事，其庶幾可以無隕越也夫。是爲序。

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秋八月，七閩承宣，仁和錢琦撰。

蔣序

古之善治者，每務乎其大，而籌乎其所不及備；迨臚所措施，往往立言不爲一時，而收效期諸數世。此豈括地家所能涉筆哉？則如勉亭胡公所撰「澎湖紀略」是已。

澎湖爲臺郡郭，別駕分駐其地，有司土責；故事，遴內吏之廉而能者畀焉，而君實膺是職。既蒞三閱歲，凡所爲奠阡業、詰澳厝、釐懋遷、程講肄諸大端，靡弗張舉，於編中窺崖略焉。下逮勺泉孟井，亦必辨其畛洫，而識其所在。其用意周而籌綦備矣。昔歐陽文忠公作唐書地理志，凡一渠之開、一堰之立，無不記於其縣之下，論者謂其詳而有體。君殆得是意歟！夫以環瀛絕島，粲然疆索，又得賢通守精心擘畫，所措施具有本末；而復以公餘研成一書，義例井然，持論精卓，足使後之司是土者資所考鏡，是真合古之善治者。余故樂爲之序。

乾隆庚寅歲春三月，賜進士出身、中憲大夫、分巡臺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、前翰林院檢討，金竹蔣允焄撰。

鄒序

在昔志輿地者，率祖禹貢、周官。嗣是扶風創爲史體，而別於史者，則有辛氏三秦、常璩華陽國以及三輔黃圖諸書。其分志體之一者，則又有洛陽伽藍、建康宮殿、襄陽耆舊、汝南先賢諸書。至若十洲、洞冥、真臘、佛國之屬，又述其支別而恢詭焉者。夫奇編奧記，掌錄區隅。其發凡起例，要無當於通都大邑所撰著。然鄺善長注水經，往往取財於二百四十四家，豈非擷其菁華、規其輪廓，足以徵故實而廣聽睹；且於其因革離翕、土宜風俗之故，有不失禹貢、周官之遺，而一爲甄綜歟！

臺郡之有澎湖，海中一島也。宛溪顧氏謂險要而紆迴，莫如此島；信然！往時隸省不一，國朝康熙二十三年始定有其地，屬臺郡。雍正五年，設別駕於此，資彈壓焉。夫五服有要荒，謂要宵荒芻，不可以內自治也。今澎湖隸版圖近百年，宅其土者戶籍日增，絃歌四徹，環巨浸爲樂國，於此境覘之，是其因革離翕、土宜風俗之未可以恢詭載筆也可知已。僚友胡勉亭先生，以通守駐斯境三稔於茲矣，境之士庶樂其治。先生亦以清暇排纂「澎湖紀略」一書，凡十二卷。既戲事，郵以示余。余卒業，服其掌錄區隅，體例一準乎通都大邑；而事核而旨潔，舉所爲矜奇炫奧者薈攬之。在先生「紀略」名書

，若以爲述其支別也者；而史裁陷合，於是乎在。夫禹貢以敷奠挈綱、周官以叢浸標目，略云乎哉！莫備於此矣。志輿地者，尙津逮斯編也可。

乾隆歲次庚寅，清和望日，賜進士出身、朝議大夫、知福建臺灣府事、前知浙江杭州嘉興紹興三郡事、加一級，年家眷寅弟梁溪鄒應元拜手撰。

朱序

「澎湖紀略」十二卷，三水胡公通判澎湖時所著也。公以名進士歷知五縣，皆有惠政，且以振興文教爲己任；由閩邑陞判澎湖。澎湖在海中，居民僅數千家，小島也；實爲臺、廈咽喉要地。故任公以鎮撫之。公官澎湖五載，公餘之暇，因成此書。書中述澎民爲生之苦：地無草木，率以牛糞爲薪；男女相守鹽井之上，後先序飲，以救旱渴，早夜嗷嗷然。其言咨嗟太息，曲盡情態，令人愀然不忍卒讀。又載市肆區目，致意守土者之加惠商人，招致其來，以給居民之用。其用心惻怛，籌畫周至，如護惜弱子，惟恐傷之；詩所云民之父母者矣。至於祛除鄙陋，開闢閭閻，尤尙文教。公創建書院，條設學規，教以人倫，分別義利。勗之躬行，以志爲賢人君子，非僅與藝取科第榮名而已。嘗曰：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；斯地雖小，安知後不有邱文莊、海忠介其人者出哉！識者因是知公所思之遠、行世之厚，彷彿古人無斁之義，而文翁、常食不得專美於前也。

澎士赴試臺灣，多憚遠涉風濤，以致皓首窮經，不得預童子試者。公詳請列憲，就澎湖試送道，免其縣、府兩試守候之苦。科、歲二試，獲雋入學者十有三人。澎之文風，實公開之也。蓋都會關津，四方之要區；官其地者，知置力焉。

至於海外邊徼，跡遠京師，見謂不足觀聽，愈而自棄者有之。或地瘠風陋，愁憂無聊，朝夕俟代而已。公所云，乃一一可書如此。蓋論語曰：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；故所在無怨也。公其深體此意也乎！紀志體本史氏，繁者病於猥雜，取簡又傷太略；公是書皆無之。法嚴事覈，情文並美，蔚蔚彬彬，是又著述之善者矣。余得并論之云。

乾隆二十四年季夏原翰林院庶吉士朱仕琇頓首拜撰。

凡例

一、集以紀略名者，記對綱而言，略則詳之反也。凡作志乘者，必先挈其大綱，然後詳其節目；此班志之例，由來尙矣。茲集就事論事，無煩立綱發明。取其紀以記事之體而已，故不稱志而稱紀也。況澎地無文可考、無獻可詢，事屬草創，則略而不詳者，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耳。

一、集內分十有二門，其先後次序，首天文、次地理，天尊地卑之義也。高卑陳，斯貴賤位，故次官師。官師立，然後教化行，故次文事。文教興，則賢材出，故次人物。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備，故次武備。經文緯武，由是而俗美風清，故次風俗。醇者厥心臧，必由土物愛，故次土產。物產饒，則任土作貢，故次貢賦。〔貢賦〕以入戶爲藉，故次戶口。入戶盛，則積貯不可不裕，故次倉儲。倉廩實，然後知禮節，故以藝文終焉。

一、每一門類務尋源委，自覺迂蔓，無當於簡潔也。但鄙意竊計，斯爲草創之編，合從訓話之例，俾後之作者流覽今昔，知所因革，去繁就簡，不亦事半功倍乎！

一、援引典籍，或用以開端、或取以徵實，勢所不免。集內俱一一標出，微獨知所由來，亦用以彰前賢之美也。其澎湖原有志略一本二十篇，然事多不核，集中並未引入

，僅列其觀海賦、文石賦二章而已。

一、澎湖島嶼向傳三十有六，昔人亦祇言其概耳。以今考之，實五十有五焉。卽臺志載澎湖全圖，方隅亦多淆舛，率皆耳食，未經身履目擊之故也；余悉爲更正。至於各嶼水陸程途，均未的確；茲一以廳署爲主，由近及遠，一一註明於各嶼之下，俾披圖而閱者，勝概悉在目前，可以臥遊而得之也。

一、水乃至便之物，昏暮叩門，求無弗與者也。茲於井泉一節，不啻三致意者，誠以澎地居瀛海之中，盡皆鹹鹵，又無溪澗流泉足資挹注，所得甘泉甚難；故於各澳井眼一一臚列，俾知渴飲與饑食同艱也。遊海場者，必載水以行；入島嶼者，必問泉流所自；何莫非此意也哉！

一、藝文一門，鉅製鴻章雖堪千古，必其有關於澎湖者，方爲採入。集中所錄，僅得諸臺郡志內而已。此外因澎湖題咏者，或業經問世、或尙貯錦囊，散見疊出，諒必甚富。但余限於耳目，致有遺珠，應俟搜羅；或承惠教，自當源源增入，以昭全璧。

一、祥瑞災異，事多荒誕，如董子、劉向所說春秋多著事應，每爲苦賢所議，餘可知矣。況澎湖乃海心撮土，並無有所謂芝草、醴泉等類；卽間或風雨期愆、陰陽道錯，微災小眚，亦與郡邑所同。似可毋庸另立門類，應從省文之例可耳。

一、澎湖舊爲鄭逆所踞，其僭竊逸事已備載於臺郡志內，茲不復贅；庶免文字雷同

，數見不鮮之誚。故與外洋番島一併刪除，概不載入。

一、談元說空，所謂外教也。服其教者，禪林精舍，窮幽極致，徧布川原，人士亦樂與居遊；此郡乘邑志所以有外教一門，以紀靈蹤而誌勝概也。惟澎湖一十三澳，祇有土神廟宇以供香火，並無僧尼庵寺，亦無清修道觀，故茲門亦闕焉。

